

现代中国小说选

1921—1949

第四辑



现代中篇小说选

(1921—1949)

第四辑

刘会军 林乐齐
谢明清 孟新禄 编

宝文堂书店

书名题字：秦兆阳

封面设计：王小明

现代中篇小说选（四）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（北京东四八条52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廊坊日报印刷厂印刷

字数397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印张 $17\frac{3}{4}$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（平）46,500册 （精）4,200册

书号：10070·153 定价：（平）1.50元（精）2.00元

第 四 辑 目 次

李有才板话	赵树理(1)
遥远的爱	郁 茹(47)
憩园	巴 金(165)
洋铁桶的故事	柯 蓝(317)
乡愁	艾 芜(405)
火光在前	刘白羽(477)

李有才板话

赵树理

赵树理(1906—1970),山西沁水县人。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早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从事革命文艺的通俗化工作。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以后,他陆续写了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李有才板话》、《李家庄的变迁》等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著名小说,产生过广泛的影响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历任中国文联委员、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、中国作协理事等职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《地板》、《传家宝》、《登记》、《套不住的手》、《“锻炼锻炼”》,长篇小说《三里湾》,长篇评书《灵泉洞》等。

赵树理一生为工农而创作。他长期深入农村生活,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。他的小说大多反映新农村生活的变化,语言朴实生动,具有独特新颖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,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,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中篇小说《李有才板话》,写于一九四三年,是当时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杰出作品。它围绕改选村政权和减租丈地,直接描写了农民与地主的斗争,歌颂了农村进步力量的成长和胜利。小说在语言、人物和结构上继承民族传统,并经过了改造,运用快板描述人物性格以及阶级斗争,形成作品的独特风格。郭沫若同志在《板话及其它》中说:“我是完全被陶醉的,被那新颖、健康、朴素的内容与手法。这儿有新的天地、新的人物、新的作风、新的文化。”

一 书名的来历

阎家山有个李有才，外号叫“气不死”。

这人现在有五十多岁，没有地，给村里人放牛，夏秋两季捎带看守村里的庄稼。他只是一身一口，没有家眷。他常好说两句开心话，说是“吃饱了一家不饥，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”。村东头的老槐树底有一孔土窑还有三亩地，是他爹给留下的，后来把地押给阎恒元，土窑就成了他的全部产业。

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：村西头是砖楼房，中间是平房，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。地势看来也还平，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，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。西头住的都是姓阎的，中间也有姓阎的也有杂姓，不过都是些在地户，只有东头特别，外来的开荒的占一半，日子过倒霉了的杂姓，也差不多占一半，姓阎的只有三家，也是破了产卖了房子才搬来的。

李有才常说：“老槐树底的人只有两辈——一个‘老’字辈，一个‘小’字辈。”这话也只是取笑：他说的“老”字辈，就是说外来的开荒的，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除了阎长派差派款在条子上开一下以外，别的人很少留意，人叫起来只是把他们的姓上边加个“老”字，像老陈、老秦、老常……等。他说的“小”字辈，就是其余的本地人，因为这地方人起乳名，常把前边加个“小”字，像小顺、小保……等。可是西头那些大户人家，都用的是官名，有乳名别人也不敢叫——比方老村长阎恒元乳名叫“小囤”，别人对上人家不但不敢叫“小囤”，就是该说“谷囤”

也只得说成“谷仓”，谁还好意思说出“囤”字来？一到了老槐树底，风俗大变，活八十岁也只能叫小什么，小什么，你就起上个官名也使不出去——比方陈小元前几年请柿子洼老先生起了个官名叫“陈万昌”，回来虽然请阎长在阎账上改过了，可是老村长看账时候想不起这“陈万昌”是谁；问了一下阎长，仍然提起笔来给他改成陈小元。因为有这种关系，老槐树底的本地人，终于还都是“小”字辈。李有才自己，也只能算“小”字辈人，不过他父母是大名府人，起乳名不用“小”字，所以从小就把他叫成“有才”。

在老槐树底，李有才是大家欢迎的人物，每天晚上吃饭时候，没有他就不热闹。他会说开心话，虽是几句平常话，从他口里说出来就能引得大家笑个不休。他还有个特别本领是编歌子，不论村里发生件什么事，有个什么特别人，他都能编一大套，念起来特别顺口。这种歌，在阎家山一带叫“圪溜嘴”，官话叫“快板”。

比方说：西头老户主阎恒元，在抗战以前年年连任村长，有一年改选时候，李有才给他编了一段快板道：

村长阎恒元，一手遮住天，
自从有村长，一当十几年。
年年要投票，嘴说是改选，
选来又选去，还是阎恒元。
不如弄块板，刻个大名片，
每逢该投票，大家按一按，
人人省得写，年年不用换，
用他百把年，管保用不烂。

恒元的孩子是本村的小学教员，名叫家祥，民国十九年在县里的简易师范毕业。这人的相貌不大好看，脸像个葫芦瓢子，说一句话眯十来次眼皮。不过人不可以貌取，你不要以为他没出息，其实一肚肮脏计，谁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亏。李有才也给他编过一段快板道：

鬼映眼，阎家祥，
眼睫毛，二寸长，
大腮蛋，塌鼻梁，
说句话儿眼皮忙。
两眼一忽闪，
肚里有主张，
强占三分理，
总要沾些光。
便宜占不足，
气得脸皮黄，
眼一挤，嘴一张，
好像母猪打哼哼！

像这些快板，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编，一方面是他编惯了觉着口顺，另一方面是老槐树底的年轻人吃饭时候常要他念些新的，因此他就越编越多。他的新快板一念出来，东头的年轻人不用一天就都传遍了，可是想传到西头就不十分容易。西头的人不论老少，没事总不到老槐树底来闲坐，小孩们偶而去老槐树底玩一玩，大人知道了往往骂道：“下流东西！明天就要叫你到老槐树底去住啦！”有这层隔阂，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传到西头。

抗战以来，阎家山有许多变化，李有才也就跟着这些变化作了些新快板，又因为作快板遭过难。我想把这些变化谈一谈，把他在这些变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几段，给大家看看解个闷，结果就写成这本小书。

作诗的人，叫“诗人”；说作诗的话，叫“诗话”。李有才作出来的歌，不是“诗”，明明叫做“快板”，因此不能算“诗人”，只能算“板人”。这本小书既然是说他作快板的话，所以叫做“李有才板话”。

二 有才窑里的晚会

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窑，说也好笑，三面看来有三变：门朝南开，靠西墙正中有个炕，炕的两头还都留着五尺长短的地面。前边靠门这一头，盘了个小灶，还摆着些水缸、菜瓮、锅、匙、碗、碟；靠后墙摆着些筐子、箩头，里面装的是村里人送给他的核桃、柿子（因为他是看庄稼的，大家才给他送这些）；正炕后墙上，就炕那么高，打了个半截套窑，可以铺半条席子：因此你要一进门看正面，好像个小山果店；扭转头看西边，好像石菩萨的神龛；回头来看窗下，又好像小村子里的小饭铺。

到了冷冻天气，有才好像一炉火——只要他一回来，爱取笑的人们就围到他这土窑里来闲谈，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题目，扯到哪里算哪里。这年正月二十五日，有才吃罢晚饭，邻家的青年后生小福，领着他的表兄就开开门走进来。有才见有人来了，就点起墙上挂的麻油灯。小福先向他表兄介绍道：“这就是我们这里的有才叔！”有才在套窑里坐着，先让他们坐到炕上，就向小福道：“这是哪里的客？”小福道：“是我表兄！柿子洼的！”他表兄虽然年轻，却很精干，就谦虚道：“不算客，

不算客！我是十六晚上在这里看戏，见你老叔唱焦光普唱的那样好，想来领领教！”有才笑了一笑又问道：“你村的戏今年怎么不唱了？”小福的表兄道：“早了赁不下箱，明天才能唱！”有才见他说起唱戏，劲上来了，就不客气的讲起来。他讲：“这焦光普，虽说是个丑，可是个大脚色，唱就得唱出劲来！”说着就举起他的旱烟袋算马鞭子，下边虽然坐着，上边就抡打起来，一边抡着一边道：“一出场：当当当当当令×令当令×令……当令×各拉打打当！”他煞住第一段家伙，正预备接着打，门“拍”一声开了，走进来个小顺，拿着两个软米糕道：“慢着老叔！防备着把锣打破了！”说着走到炕边把胳膊往套窑里一展道：“老叔！我爹请你尝尝我们的糕！”（阴历正月二十五，此地有个节叫“添仓”，吃黍米糕）有才一边接着，一边谦让道：“你们自己吃吧！今天煮的都不多！”说着接过去，随便让了让大家，就吃起来。小顺坐到炕上道：“不多吧，总不能像启昌老婆，过个添仓，派给人家小旦两个糕！”小福道：“雇不起长工不雇吧，雇得起管不起吃？”有才道：“启昌也还罢了，老婆不是东西！”小福的表兄问道：“哪个小旦？就是唱国舅爷那个？”小福道：“对！老得贵的孩子给启昌住长工。”小顺道：“那么可比他爹那人强一百二十分！”有才道：“那还用说？”小福的表兄悄悄问小福道：“老得贵怎么？”他虽说得很低，却被小顺听见了，小顺道：“那是有歌的！”接着就念道：

张得贵，真好汉，
跟着恒元舌头转；
恒元说个“长”，
得贵说“不短”；
恒元说个“方”，

得贵说“不圆”，
恒元说“砂锅能捣蒜”，
得贵就说“打不烂”；
恒元说“公鸡能下蛋”，
得贵就说“亲眼见”。
要干啥，就能干，
只要恒元嘴动弹！

他把这段快板念完，小福听惯了，不很笑。他表兄却嘻嘻哈哈笑个不了。

小顺道：“你笑什么？得贵的好事多着哩！那是我们村里有名的吃烙饼干部。”小福的表兄道：“还是干部啦？”小顺道：“农会主席！官也不小。”小福的表兄道：“怎么说是吃烙饼干部？”小顺说：“这村跟别处不同：谁有个事到公所说说，先得十几斤面五斤猪肉，在场的每人一斤面烙饼，一大碗菜，吃了才说理。得贵领一份烙饼，总得把每一张烙饼都挑过。”小福的表兄道：“我们村里早二三年前说事就不兴吃喝了。”小顺道：“人家哪一村也不兴了，就这村怪！这都是老恒元的古规。老恒元今天得个病死了，明天管保就吃不成了。”

正说着，又来了几个人：老秦（小福的爹）、小元、小明、小保。一进门，小元喊道：“大事情！大事情！”有才忙道：“什么？什么？”小明答道：“老哥！喜富的村长撤差了！”小顺从炕上往地下一跳道：“真的？再唱三天戏！”小福道：“我也算数！”有才道：“还有今天？我当他这饭碗是铁箍箍住了！谁说的？”小元道：“真的！章工作员来了，带着公事！”小福的表兄问小福道：“你村人跟喜富的仇气就这么大？”小顺道：“那也是 有 歌 的：

一只虎，阎喜富，
吃吃喝喝有来路，
当过兵，卖过土，
又偷牲口又放赌，
当牙行，卖寡妇……
什么事情都敢做。
惹下他，防不住，
人人见了满招呼！

你看仇恨大不大？”小福的表兄听罢才笑了一声，小明又拦住告诉地道：“柿子洼客你是不知道！他念的那还是说从前，抗战以后这东西趁着兵荒马乱抢了个村长，就更是不得了，有恒元那老不死给他撑腰，就没有他干不出来的事，屁大点事弄到公所，也是桌面上吃饭，袖筒里过钱，钱淹不住心，说捆就捆，说打就打，说教谁倾家败产谁就没法治。逼得人家破了产，老恒元管‘贱钱二百’买房买地。老槐树底这些人，进了村公所，谁也不敢走到桌边。三天两头出款，谁敢问问人家派的是多少钱；人家姓阎的一年四季也不见走一回差，有差事都派到老槐树底，谁不是荒着地给人家支？……你是不知道，坏透了坏透了！”有才低声问道：“为什么事撤了的？”小保道：“这可还不知道，大概是县里调查出来的吧？”有才道：“光撤了差放在村里还是大害，什么时候毁了他才能算干净，可不知道县里还办他不办？”小保道：“只要把他弄下台，攻他的人可多啦！”

远远有人喊道：“明天到庙里选村长啦，十八岁以上的人都得去……”一连声叫喊，声音越来越近，小福听出来了，便向大家道：“是得贵！还听不懂他那贱嗓？”进来了，就是得贵。他一进来，除了有才是主人，随便打了个招呼，其余的人都没有

说话，小福小顺彼此挤了挤眼。得贵道：“这里倒热闹！省得我跑！明天选村长啦，凡年满十八岁者都去！”又把嗓子放得低低的：“老村长的意思叫选广聚！谁不在这里，你们碰上告诉给他们一声！”说着抽身就走了，他才一出门；小顺抢着道：“吃烙饼去吧！”小元道：“吃屁吧！章工作员还在这里住着啦，饼恐怕烙不成！”老秦埋怨道：“人家听见了！”小元道：“怕什么？就是故意叫他听啦。”小保道：“他也学会打官腔了：‘凡年满十八岁者’……”小顺道：“还有‘老村长的意思’。”小福道：“假大头这回要变真大头啦呀！”小福的表兄问小福道：“谁是假大头？”小顺抢着道：“这也有歌：

刘广聚，假大头，
一心要当人物头，
抱粗腿，借势头，
拜认恒元干老头。
大小事，强出头，
说起话来歪着头。
从西头，到东头，
放不下广聚这颗头。

一念歌你就清楚了。”小福的表兄觉着很奇怪，也没有顾上笑，又问道：“怎么你村有这么多的歌？”小顺道：“提起西头的人来，没有一个没歌的，连哪一个女人脸上有麻子都有歌。不只是人，每出一件新事，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来了。”又指着有才道：“有我们这位老叔，你想听歌很容易！要多少有多少！”

小元道：“我看咱们也不用管他‘老村长的意思’不意思，明天偏给他放个冷炮，揽上一伙人选别人，偏不选广聚！”老

秦道：“不妥不妥，指望咱老槐树底人谁得罪起老恒元？他说选广聚就选广聚，瞎惹那些气有什么好处？”小元道：“你这老汉真见不得事！只怕柿叶掉下来碰破你的头，你不敢得罪人家，也还不是照样替人家支差出款？”老秦这人有点古怪，只要年轻人一发脾气，他就不说话了。小保向小元道：“你说得对，这一回真是该扭扭劲！要是再选上个广聚还不是仍出不了恒元老家伙的手吗？依我说咱们老槐树底的人这回就出出头，就是办不好也比搓在他们脚板底强得多！”小保这么一说，大家都同意，只是决定不了该选谁好。依小元说，小保就可以办；老陈觉得要是选小明，票数会更多一些，小明却说在大场面上说个话还是小元有两下子。李有才道：“我说个公道话吧：要是选小明老弟，保管票数最多，可是他老弟恐怕不能办：他这人太好，太直，跟人家老恒元那伙人斗个什么事恐怕没有人家的心眼多。小保领过几年羊（就是当羊经理），在外边走地方也不少，又能写能算，办倒没有什么办不了，只是他一家五六口子全靠他一个人吃饭，真也有点顾不上。依我说，小元可以办，小保可以帮他记一记账，写个什么公事……”这个意见大家赞成了。小保向大家道：“要那样咱们出去给他活动活动！”小顺道：“对！宣传宣传！”说着就都往外走。老秦着了急，叫住小福道：“小福！你跟人家逞什么能？给我回去！”小顺拉着小福道：“走吧走吧！”又回头向老秦道：“不怕！丢了你小福我包赔！”说了就把小福拉上走了。老秦赶紧追出来连声喊叫，也没有叫住，只好领上外甥（小福的表兄）回去睡觉。

窑里丢下有才一个人，也就睡了。

三 打 虎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李有才放出牛来预备往山坡上送，小顺拦住他道：“老叔你不要走了！多一票算一票！今天还许弄成，已经给小元弄到四十多票了。”有才道：“误不了！我把牛送到椒洼就回来。这时候又不怕吃了谁的庄稼！章工作员开会，一讲话还不是一大晌？误不了！”小顺道：“这一回是选举会，又不是讲话会。”有才道：“知道！不论什么会，他在开头总要讲几句‘重要性’啦，‘什么的意义及其价值’啦，光他讲讲这些我就回来了！”小顺道：“那你去吧！可不要叫误了！”说着就往庙里去了。

庙里还跟平常开会一样，章工作员、各干部坐在拜厅上，群众站在院里，不同的只是因为喜富撤了差，大家要看看他还威风不威风，所以人来得特别多。

不大一会，人到齐了，喜富这次当最后一回主席。他虽然沉着气，可是嗓子究竟有点不自然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就请章工作员讲话。章工作员这次也跟从前说话不同了，也没有讲什么“意义”与“重要性”，直截了当说道：“这里的村长，犯了一些错误，上级有命令叫另选。在未选举以前，大家对旧村长有什么意见，可以提一提。”大家对喜富的意见，提一千条也有，可是一来没有准备，二来碍于老恒元的面子，三来差不多都怕喜富将来记仇，因此没有人敢马上出头来提，只是交头接耳商量。有的说“趁此机会不治他，将来是村上的大害”，有的说“能送死他自然是好事，送不死，一旦放虎归山必然要伤人”，……议论纷纷，都没有主意。有个马凤鸣，当年在安徽卖过茶叶，是张启昌的姐夫，在阎家山下了户。这人走过大地方，

开通一点，不像阎家山人那么小心小胆。喜富当村长的第一年，随便欺压村民，有一次压迫到他头上，当时惹不过，只好忍过去。这次喜富已经下了台，他想趁势算一下旧账，便悄悄向几个人道：“只要你们大家有意见愿意提，我可以打头一炮！”马凤鸣说愿意打头一炮，小元先给他鼓励道：“提吧！你一提我接住就提，说开头多着哩！”他们正商量着，章工作人员在台上等急了，便催道：“有没有？再限一分钟！”马凤鸣站起来道：“我有个意见，我的地上边是阎五的坟地，坟地堰上的荆条、酸枣树，一直长到我的地后，遮住半块地不长庄稼。前年冬天我去砍了一砍，阎五说出话来，报告到村公所，村长阎喜富给我说的，叫我杀了一口猪给阎五祭祖，又出了二百斤面叫所有的阎家人大吃一顿，罚了我五百块钱，永远不准我在地后砍荆条和酸枣树。猪跟面大家算吃了，钱算我出了，我都能忍过去不追究，只是我种地出着负担永远叫给人家长荆条和酸枣树，我觉着不合理。现在要换村长，我请以后开放这个禁令！”章工作人员好像有点吃惊，问大家道：“真有这事？”除了姓阎的，别人差不多齐声答道：“有！”有才也早回来了，听见是说这事，也在中间发冷话道：“比那更气人的事还多得多！”小元抢着道：“我也有个意见！”接着说了一件派差事。两个人发言以后，意见就多起来，你一款我一款，无论是花黑钱、请吃饭、打板子、罚苦工……只要是喜富出头作的坏事，差不多都说出来了，可是与恒元有关系的事差不多还没人敢提。直到晌午，意见似乎没人提了，章工作人员气得大瞪眼，因为他常在这里工作，从来也不会想到有这么多的问题。他向大家发命令道：“这个好村长！把他捆起来！”一说捆喜富，当然大家很有劲，也不知道上来多少人，七手八脚把他捆成了个倒缚兔。他们问送到哪里，章工作人员道：“且捆到下面的小屋里，拨两个人看守着，大